



那个世界的孩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本短篇小说选是一串奇特的文学之
串。我国的少年儿童，读了这篇篇催人泪
下的小说以后，将会视野开阔，远眺亚、
非、欧、美各洲少年的身影、面庞；将会
听力提高，遥闻三十到七十年代这样半个
世纪各国儿童的悲哭、心声，并将会从中
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教育。

目

录

一盘汤里的鸡蛋	
〔阿根廷〕 阿·荣凯	1
找工作	
〔阿根廷〕 阿·荣凯	16
夜莺遇上保护人	
〔阿根廷〕 阿·荣凯	30
一课	
〔巴西〕 阿莉娜·芭芭	39
小女孩	
〔乌拉圭〕 弗朗西斯科·马索尼	47
洛洛贝贝和狗评选馆	
〔智利〕 阿尔曼托·基西高利	51
小男孩和胖太太	
〔厄瓜多尔〕 何塞·瓜德拉	60
孩子被卖了五十个苏克雷	
〔厄瓜多尔〕 阿尔弗雷多·哈科梅	66
洋娃娃	
〔埃及〕 穆尔西·阿史·沙费	79
梦乡	
〔埃及〕 阿尔·哈米西	83
米良德	
〔黎巴嫩〕 马隆·阿布德	93
童年	
〔黎巴嫩〕 拉乌夫·胡利	97

这也叫生活吗？

〔希腊〕 利利卡·纳库 105

女子初级学校里的小男孩

〔希腊〕 埃莉·阿列克西伍 112

字典

〔法国〕 皮埃尔·加马勒 122

两个洋娃娃

〔丹麦〕 汉斯·勃拉聂尔 125

芭塔西娅

〔印度〕 伊斯马特·丘葛麦 145

放牛娃德召基

〔印度〕 拉德拉姆·克利史南 154

后记

169

一盘汤里的鸡蛋

〔阿根廷〕 阿·荣凯

达米安每天放学回来，把汤煮好，让爸爸下班一回家，就能吃上热的。孩子干这种活儿，不是第一年，当初才九岁，他就会干了。五年里头，他每天削了土豆皮，切好白菜，然后才做功课，专心致志地看自己的书。

达米安跟爸爸两个人过日子。爸爸身材魁梧，头发浅灰，性情温和，沉默寡言。除了父子天性，还有某种更深沉的感情使他依恋爸爸。他记不得妈妈的模样。他不声不响、不欢不笑的爸爸带大，变得同样不声不响、不欢不笑。达米安十四岁，但觉得自己是个大小伙子了，而且常常象大小伙子一样思考问题。

他爸爸是石匠师傅，还是石匠组的组长呢。为了上班不迟到，他不得不大清早起床，深更半夜才回来，又累又饿。他说话不多，主要是问问儿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儿子成绩好，是他最大的希望，是他的骄傲——然后就躺下睡觉了。

早晨，孩子比爸爸起得早，替他煮牛奶咖啡。

在达米安没满九岁以前，早餐和午餐是爸爸煮的。但

• 1 •

是有那么一天的晚间，爸爸下班回家，见炉子上煮沸了一锅汤，达米安正凑在锅子前头，一本正经地吹着。

小男孩见爸爸走到身边，就象请求原谅似地说：

“爸爸，我给你煮了汤。今后每天我来煮。这么着，你一下班就能坐下吃了……因为你累得不行……”

身材魁梧的爸爸心潮起伏。他伸出大巴掌，搁到儿子淡黄色的头发上，说：

“你懂事得过早了！”

“爸爸，我？”

“是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是我感觉到，我是说，我感觉到，你跟别的同年龄的孩子不同。所以，我要让你念书……当初我十五岁的时候，幻想过成为著名的画家，就象达·芬奇一样，后来却只好满足于干石匠活儿。可谁知道呢，也许你的运气好，我没有当上画家，你能够……”

有一天傍晚，达米安从学校回来，见爸爸已经在家里，而且睡熟了，身旁坐着另一个石匠师傅。他告诉孩子：

“你爸爸病倒了，背上和胸口都疼得厉害。只好请医生急救……瞧，这会儿他睡着了。”

达米安吓得要命。他从没想到过爸爸会生病。爸爸一

醒，就痛苦地发出呻吟声，达米安急忙去请来医生。医生嘱咐马上送医院，因为需要立即动手术。医生诊断，他爸爸患了胃溃疡和肝结石。第二天早晨动了手术。将近中午，爸爸去世了。

达米安觉得，自己好象被砍掉了两手两脚。他悲痛万分，撕心裂肺。他强忍住这种悲伤，不流泪，不说话，象个成年人。叔叔何塞也是石匠，跟爸爸一样身材魁梧，性情温和，他帮着料理了丧事。

从墓地回来，叔叔对侄子说：

“这样吧，达米安，你上我们家一块儿过。婶婶就是你的妈妈。我的儿子就是你的胞弟。嗯，我为你担当起爸爸的责任。达米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你爸爸困苦了一辈子。他是个好人，品格高尚，可他确实没有获得幸福。也许你运气好些。我会抚养你，不让你荒废学业……”

“我还是去做工吧？”

“不，那可不行！”叔叔喊起来，粗大的脚使劲地蹬了一下地板。

“可您也穷，”达米安劝说，“也在做工，干石匠活儿，工钱挺少的呀！”

“我好歹存下了一笔钱，多是不算多，大约三百个比索^①。用这笔钱，可以买书、付学费。将来你进大学，会

① 比索：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的货币名称。一个比索等于一百个生太伏。

出人头地的！你爸爸为我做过许多事情。他这么关心我，我理应报答报答。什么也别讲了！咱们回家吧！”

婶婶瘦骨嶙峋，脾气暴躁。她见侄子来了，态度冷冷的。倒是她的儿子，一个身体单薄、病病歪歪的十二岁男孩，显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一见这个不声不响的大力士哥哥，立刻认定是他未来的保护者。叔叔郑重其事地把达米安介绍给妻子和儿子，仿佛他们才头一回看到他似的。

“高莉娜，这也是你的儿子。咱们家的长子……西克斯托，这是你的亲哥哥……”说着，他轻轻地推一下达米安：“去吻你的亲弟弟吧。”

两个男孩子亲热地搂抱着互吻。婶婶生气似地咕咕哝哝，但是达米安过于悲哀，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叔叔也没有发觉妻子的不满神情。这个好心肠的老实人还在为哥哥的天亡真诚地感到悲痛。西克斯托却眉飞色舞：如今他家来了个哥哥，个子那么高，力气那么大！这男孩子老是围着达米安转，怯生生地对他笑着。西克斯托是个孱弱多病的小不点儿呀！

夜里，达米安无意中听见一场意想不到的交谈。全家人住着仅有的一间屋子。这屋子既当卧房，又做餐室，现在用布幔隔成两间。大间做餐室，也是叔叔婶婶的卧房；两个孩子睡在布幔后面的小间里。家具少得可怜，怎么搬动、怎么安放都行。达米安仰面躺着，在黑暗中直愣愣地圆睁两眼，怀念爸爸。布幔的那边，传来压低的说话声，接着是婶婶的嗓音在问：

“达米安，你睡着了吗？”

达米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生怕打断心中亲切的回忆吧，他没有应声。

这样一来，婶婶只当他已经睡熟，就把嗓门放大了些。她气呼呼地埋怨丈夫，不该把一个吃闲饭的带回家来。

“他是我哥哥的儿子，”叔叔顶一句。

“但是，你给侄子吃的每一口东西，”婶婶不罢休，“都是从你亲儿子的嘴里夺过去的。还有，你为什么硬说他应该继续念书呢？”

“因为我哥哥这样希望。”

“你哥哥！”婶婶发脾气了，“你哥哥愿意为他牺牲什么都行。这是他的儿子呀！可对你来说，他仅仅是个侄子罢了，你有自己的亲儿子。你应当关心的是儿子，不是侄子。如果他继续念书，你的亲儿子就得当石匠，跟你一样！”

“达米安很有才气，”叔叔说，似乎为了说服妻子，单凭感情不行，需要提出客观的理由。“咱们的西克斯托呢，说实在的，他生性迟钝。学问怎么也装不进他的脑子！你自己判断吧：念了五年书，却连三年级也升不上去。不管我们多么希望他毕业，到头来会落空的。咱们这孩子是笨脑筋，完全象我！达米安象他爸爸。我哥哥小时候可聪明啦！一个穷孩子，那么爱念书……谁知他刚上学，我们的爸爸妈妈死了。他接过爸爸的担子，照顾我和

两个年幼的妹妹。他不得不丢开书本去做工，为弟弟妹妹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后来他要供我上学，说反正他自己没机会了。可有什么用呵，学问怎么也装不进我的脑子。我跟咱们的西克斯托都是笨脑袋。要把西克斯托造就成工程师或者律师，那是没指望的，就好比瘸子或驼背成不了真正的拳术家。我说得对吗？”

婶婶恼火地嘀咕了一通，达米安听不清楚。叔叔又接着讲：

“我哥哥希望他的儿子当建筑师。我应该作出些牺牲，来答谢他对我的关照、体贴和耐心！我做工挣钱，供哥哥的儿子上学念书，培养他当建筑师，实现哥哥生前的愿望，这样做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以为自己想得在理、对头。欠了哥哥的情分，当然应该还。非这样不可！”

“可你哥哥死了呀……” 婶婶再次反驳，叔叔的论断没能把她彻底说服。

“死了！死了就不用偿还情分了吗？我得还给他的儿子！”

“好哇，不过是夺走了亲儿子的那一份，” 婶婶执拗地说，“你让侄子上学，花光全部积蓄，等到亲儿子需要用的时候，上哪儿弄钱去！”

叔叔发火了：

“要怎么跟你说呢！” 他提高了声音，“跟你说啥也白搭！你不会理解，永远不会理解！倒并非因为你脑袋笨，你呀，你是铁石心肠！理解这样的事情，不是靠脑

袋，得靠心……别多说啦……”

叔叔熄了灯，打算睡觉。婶婶继续嘀咕了一阵，但是达米安听不清她的话。这孩子久久平静不下来，脑海里思潮汹涌。他真想立刻起床，去对叔叔讲，他不再上学，要做工去。然而，他迟迟疑疑，没有走这一步。

达米安终于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喝着一杯咖啡的时候说：

“昨夜我梦见了爸爸。”

“是吗？他在梦里跟你讲什么？”叔叔问。

“他跟我讲，‘达米安，别念书了，你应当去做工……’所以，叔叔，跟你说吧，我想……”

“什么？”叔叔问，脸色也变白了，“你想什么？啊？”

“我想不上学了……”

“胡说！”叔叔嚷嚷起来，一拳砸在桌子上。“胡说！”他第二声嚷得更响，更用力地往桌子上砸了第二拳。

达米安壮壮胆，试着说服叔叔：

“是爸爸亲口讲的呀……”

“这是他在梦里亲口对你讲的，可见你应当继续念书。梦总是要从反面去理解的嘛。梦见出殡，意味着长寿；梦见遇上小偷，意味着财宝进门……高莉娜，你说的是吗？”他朝妻子转过脸去，希望得到支持。

然而，妻子并不支持，光说：

“也不全这样……”

“就得这样！”叔叔大声说，“就得这样！你继续念书……别多说了！”

他从桌旁站起来，踱来踱去，喝完咖啡，匆匆地去上班了。

孩子高尚的行为，并没有软化婶婶的心，从第一天开始，她就暗暗变着法儿欺负侄子，抓住一些小事情吹毛求疵，指桑骂槐，似乎要把积在心头的怒气一股一股地朝孩子喷射。达米安不动声色，仿佛没有发觉什么。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达米安坐在屋子的一角温习功课，婶婶却坐在近旁烫衣服，还故意高声哼小曲儿，达米安只是掩住耳朵，继续温习他的书。有时候在晚间，婶婶摸着黑，踮起脚尖，走到他床边，拉掉他的绒毯，盖到儿子身上，达米安却一动不动地躺着，假装睡得正熟。还有，在吃午餐的时候，婶婶分给他一块最硬的肉，达米安一声不吭——他肚子饿得厉害，不想拒绝；另外，她还有一手：叽叽咕咕，唠叨个没完……达米安一直什么也没对叔叔说。为什么？还是别让叔叔操心的好。叔叔象爸爸一样，总是关切地查问他的功课。当孩子答出一段历史故事，或者答出某件东西的法文名称时，他高兴得舒眉展眼。

吃早餐的时候，如果丈夫做夜班还没回来，女主人在两个孩子面前各放一盘汤，不过总是朝儿子的盘子里倒一只鸡蛋。

当她头一次单单给西克斯托的盘子里倒鸡蛋，而不加

给达米安的时候，达米安抬起头来，严肃地望望她。

她窘迫不安，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西克斯托体质弱，比起你来，更需要加点营养。”

到这时候，达米安才看清了她的偏心眼儿。从这个中年妇女闪着憎恨火星的小眼睛里，从她脸上又慌乱又得意的神色里，孩子看透了她的心肠。孩子感到泪水要夺眶而出，喉头哽着一团东西，气也喘不过来。他是怀着满腔的爱，到这儿寻求抚慰的呵，婶婶为什么对他这么冷酷呢？他耸耸肩膀，猛地把匙子朝嘴里一塞，连汤带泪——涌上喉头的泪，吞咽下去。这时他才能开口说话，尽量不叫婶婶觉察到他在扯谎：

“我最不爱吃汤里的鸡蛋啦！”

两个孩子可要好了。这让西克斯托的妈妈挺恼火。她盼望他们两个吵吵闹闹。只要两个孩子变成冤家，就能添一条责难达米安的理由。没想到瘦弱多病的孩子总是以崇拜的目光仰望高个子的大力士哥哥。妈妈千方百计地在儿子跟前说达米安的坏话，要儿子同他作对。然而，达米安的行动更强烈地影响着西克斯托。这个哥哥帮西克斯托做功课，只要听说有人欺负他，就上学校去接他回来。这个少年，高个子，宽肩膀，浅黄的头发，蓝蓝的眼睛，把拳头一握，嘿，那拳头简直跟大人的一样。而且，他跟大人一样，也穿着四十码的皮鞋。瘦弱的西克斯托不由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不仅如此，达米安还能够单手举起西克斯

托，托着他走遍整个街区，一点也不累——这么个大力士，这么个巨人，就是他西克斯托的堂兄，跟他同住一间屋子，亲自保护着他。

妈妈自己心里充满憎恨，也竭力把这种憎恨往儿子的心里灌输，哪怕灌输进一点也好，可惜白费劲，因为男孩子根本不爱听她说的坏话。妈妈想方设法，把西克斯托单独留在身边，跟他唠叨个没完，尽量说达米安的坏话。西克斯托呢，反而赶紧去找达米安，兴高采烈地把妈妈刚讲过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每次这样告诉以后，西克斯托自己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哥哥使他获得珍贵的友爱和保护，他这样向哥哥表示信任，也算是一种报答。

“达米安，跟你说吧，”有一次，西克斯托说，“妈妈今天又说你的坏话了。”

“噢？她说什么呀？”

“她说因为你来了，我长大只好当石匠。她说爸爸供你念书，会把积蓄花光。她说你是我的冤家……我顶她：

‘不，妈妈，达米安不是我的冤家！他保护我，帮我做功课，和我一块儿到河里去游泳，带我看电影……’我不听妈妈的。她什么也不明白！是吗？”

“我不知道对你讲什么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如果把我当冤家，就别跟我好……”

“不嘛，达米安，我把你当朋友！”这孩子说着，亲热地依偎在达米安身边，仰脸望着他，如同望着一座高塔。

达米安把一只大手搁到他的肩膀上，紧紧搂着他说：

“你是我的好弟弟！你爸爸跟我爸爸可要好了，咱俩也应当要好。”

“说得对，达米安！妈妈爱说什么，让她说去。她跟我讲什么话，我马上统统告诉你。你瞧着吧，我才不听她的呢。我妈妈多坏呀！是吗？”

“她是坏是好，我不知道，不过她总归是你的妈妈……”

这次交谈以后，两个孩子友情更深了。同时，婶婶对侄子的憎恨也与日俱增。以前她过日子很会精打细算。但是，自从丈夫准备把积蓄花在侄子身上后，她就不再动脑筋节省每一个生太伏了。她与邻居闲聊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

“你们想想看，我何必省吃俭用，供侄少爷念书呢？”

她采取旁敲侧击的战略，一直不愿意面对面地跟达米安较量。这个男孩子不仅以身材、而且以智力和个性使人想到成年男子。不错，有一回，她的确也曾想试试，拉下脸来找碴挑刺。达米安吃午餐回来得晚了，婶婶先是嘀嘀咕咕，接着就对侄子嚷嚷开了。达米安不接腔，只是神情非常严肃地望望她。在达米安的目光里，她看出了那么厉害的责备，不由感到理亏心虚。只要这样想想看嘛：侄子不防卫，也不申辩，任何别的小孩子处在他的地位都不可能这样做！达米安的反应使婶婶惊诧不安，对自己的做法懊悔了。达米安保持沉默，吃着冷冷的午餐。婶婶坐得离

他不远，用怯生生的声音问道：

“八成儿你要告诉何塞，我没替你把汤热一热吧？”

“我？”达米安回答，“我会告诉吗？您不了解我！”

他说这话，显得那么自信，婶婶不禁愣了一下，接着困惑地对侄子偷瞧几眼。这个穿着短裤的大小伙子，刚才还认真地给低年级学生讲着希腊人、罗马人什么的，不出五分钟，却可能跟他们玩开了，用一只脚满院子地跳跳蹦蹦。对这样的侄子，婶婶实在摸不透。

过了三天，婶婶还忘不了吃午餐时的那一幕。接连三天，她对达米安象亲娘一般关心体贴。有一次，她还给侄子的那盘汤里加了个鸡蛋，就如同对亲儿子一样。这种转变使达米安打心眼儿里高兴。他什么话也没说，但是非常快活，因为他虽然沉默寡言，内心却是善良而富于感情的。婶婶这种关切的表示，使他激动……可惜，这次休战维持了没多久，婶婶重新发动零星的进攻：在午餐时又给他一盘没放鸡蛋的汤。不过，婶婶觉得需要解释一下这种做法：

“得节省点儿，所以我没在你的盘子里放鸡蛋。他呢，因为体质弱些……”她指指儿子，接着停了半晌，以更低的嗓音补充道：“得节省点儿，你念书花费挺大。”

达米安不吃了，把头一抬。婶婶扭过脸去，避开他的目光。

晴天霹雳，家庭横遭不幸。

那天傍晚，达米安放学回来，见家里的门开着。大娘

们、孩子们，还有几个大伯，挤在门边，似乎等待着什么。达米安刚一走近，大家就告诉他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他的叔叔何塞，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身受重伤，刚送去急救便气绝身亡。达米安奔进屋子，婶婶正哭得死去活来。西克斯托一见达米安，就跑过去紧紧搂住他。床上，叔叔脸朝墙壁，身体僵硬不动。达米安见此情景，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他觉得，似乎一块巨石压上了肩膀。他默默地站着，面色阴沉，只是把伤心痛哭的弟弟更紧地搂在怀里。是的，从今他俩真正成了一对患难弟兄了！

天亮时分，达米安和婶婶两个人守在死者身旁。邻居和熟人都已经散去。西克斯托睡着了。达米安毫无睡意。他觉得，通宵守在叔叔旁边是自己的责任。婶婶边哭边说：

“今后，为了不至于上街要饭，我只好再进厂做工！西克斯托也得做工去，可你……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达米安走到她跟前说：

“西克斯托应该继续上学。我去做工。我已经到叔叔干活的那个工地上去跟主任谈过。他收我做辅助工。不过我很快就能学会技术的。一个月以后，我就能当石匠师傅。我有把握！西克斯托用不着进厂做工。叔叔是出了事故的，你们会拿到一笔抚恤金。以后，咱们想想办法……”

婶婶站起来，抱住达米安，心潮翻腾，连连吻他的双颊，嘴里说着，不，确切些讲，她心里喊出来：